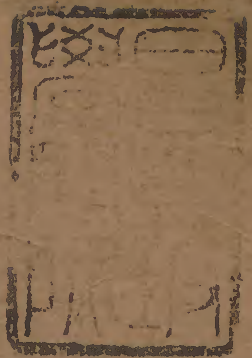


廿二史言行畧

廿七上

二千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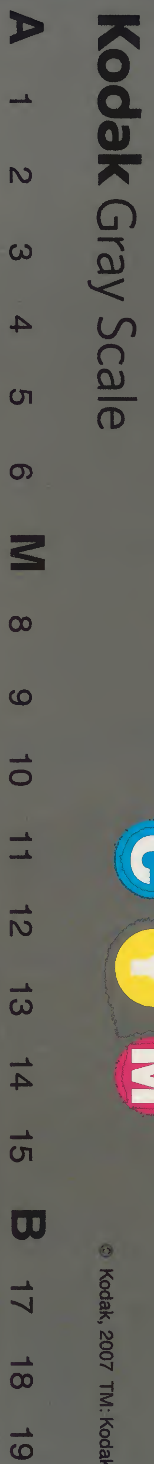


四	二	八	九	九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類	

元	九	漢
函	〇	書
一	四	冊
九	二	架
冊	八	類
架	號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28
冊數	42 (24)
函號	290 141

共四十二
史鈔九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七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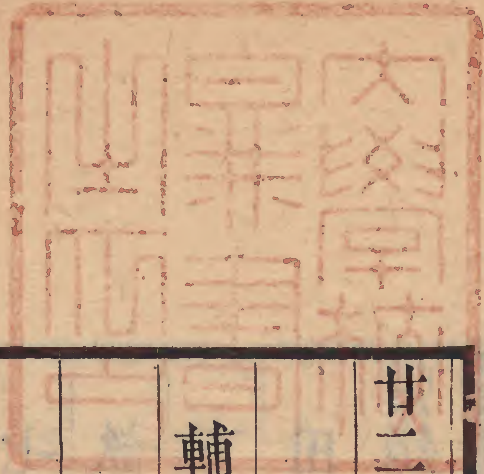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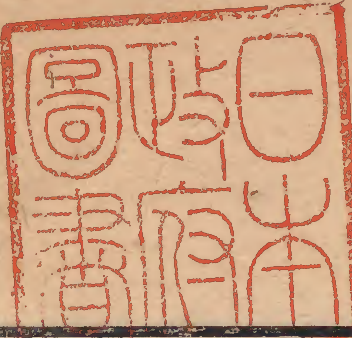
長洲過元叟輯

輔國門

治民

興利

鄭宏為大司農舊交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風
 波艱阻沉溺相係宏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後漢書
鄭宏傳
 杜預拜度支尚書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
 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
 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



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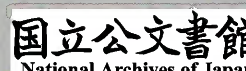
巧 晉書杜預傳

高允遷中書侍郎加建武將軍領著作郎世祖問允曰萬機之務何者為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眾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 魏書高允傳

張鑄轉金部郎中嘗上言曰國家以務農為本守令以勸課為

先廣闢田疇用實倉廩竊見所在鄉村浮戶方事墾闢甫成生計種田未至二頃植木未及十年縣司以定色役民畏責斂捨之而去殊乖撫恤之方徒設招携之令望令諸州應有荒田縱民墾蒔俟及五頃已上三年外始聽差科從之 宋史張鑄傳

竇儼拜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儼以為國家之方守穀帛而已二者不出國而出於民其道在天其利在地得其理者蕃阜失其理者耗嗇民之顛蒙宜有勸教請於齊民要術及四時纂要韋氏月錄中采其關於田蠶園囿之事集為一卷鏤板頒行使之流布疏奏不報 宋史竇儼傳



張去華拜工部侍郎去華嘗獻元元論大旨以養民務穡爲急
真宗深所嘉賞命以縑素寫其論爲十八軸列置龍圖閣之

四壁

宋史張去華傳

呂夷簡知濱州代還奏農器有算非所以勸力本也遂詔天下

農器皆勿算

宋史呂夷簡傳

錢彥遠遷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彥遠上疏曰農爲國家
急務所以順天養財禦水旱制蠻夷之原本也唐開元戶八
百九十餘萬而墾田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今國家戶七百
三十餘萬而墾田一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逃廢之田不下
三十餘萬是田疇不闢而游手者多也勸課其可不興乎本

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而徒有虛文
無勸導之實宜置勸農司以知州爲長官通判爲佐舉清強
幕職州縣官爲判官先以墾田頃畝及戶口數屋塘山澤溝
洫桑柘著之於籍然後設法勸課除害興利歲終農隙轉運

司考校之第其賞罰

宋史錢惟演傳

路伯達升尙書刑部郎中上問羣臣曰方今何道使民務本業
廣除蓄伯達對曰布德流化必自近始請罷畿內採獵之禁
廣農郊以示敦本輕幣重穀去奢長儉遵月令開籍田以率
先天下如是而農不勸粟不廣者未之有也是時採捕禁嚴
自京畿至真定滄冀北及飛狐數百里內皆爲禁地民有盜

殺狐兔者有罪故伯達及之金史路伯達傳

張文謙拜大司農卿奏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請開籍田行

祭先農先蠶等禮元史張文謙傳

平賦

貢禹為御史大夫禹以為古民亾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漢書貢禹傳

沈懷文為侍中齋庫上絹年調鉅萬匹綿亦稱此期限嚴峻民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綿一兩亦三四百貧者賣妻兒甚者

或自縊死懷文具陳民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宋書沈懷文傳

蘇綽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子威授太子少保

兼納言初威父綽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稱為重既而嘆

曰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

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北史蘇綽傳

張說為右丞相兼中書令先是御史中丞宇文融獻策請括天

下逃戶及籍外剩田置十道勸農使分往檢察說嫌其擾人

不便數建議違之舊唐書張說傳

李珣擢右拾遺穆宗即位鹽鐵使王播增茶稅十之五以佐用

度珣上疏謂權率本濟軍興而稅茶自貞元以來有之方天

廿二史言行略 卷二十七
下無事忽厚斂以傷國體一不可若為人飲與鹽粟同資若重稅之售必高其敝先及貧下二不可山澤之產無定數程斤論稅以售多為利若價騰踊則市者稀其稅幾何三不可陛下初即位詔懲聚斂今反增茶賦必失人心帝不納方是時禁中造百尺樓土木費鉅萬故播亟斂陰中帝欲珽以數諫不得留出為下邦令

新唐書
李珽傳

劉審交拜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

五代史劉
審交傳

劉昫廢帝入立遷吏部尚書門下侍郎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

三司蠹敝尤甚乃句計文簿覆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賂及昫

一切蠲除民間歡然以為德而三司吏皆沮怨

五代史
劉昫傳

王旦為景靈宮朝修使遷司空薛奎為江淮發運使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曰真宰相之言也張士遜為江西轉運使辭旦求教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迭更是職思旦之言未嘗求利識者曰此運使識大體

宋史王
旦傳

程琳改三司使或請併天下農田稅物名者琳曰合而為一易於句校可也後有興利之臣復用舊名增之是重困民無已

時也

宋史程
琳傳

宋綬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負後期未報者六十八州請於諸路選官考覈期半月以聞於是脫械繫三千二百人蠲積負數百萬宋史宋綬傳

王堯臣權三司使夔州轉運使請增鹽井歲課十餘萬緡堯臣以為上恩未嘗及遠人而反牟而厚利適足以斂怨罷之宋史

王堯臣傳

陳希亮判三司戶部句院兼開拆司榮州鬻鹽凡十八井歲久澹竭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餘家希亮為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宋史陳希亮傳

張中彥為吏部尚書上疏曰古者關市譏而不征今使掌關市

者征而不譏苛留行旅至披剔囊箚甚於剽掠有傷國體乞

禁止從之金史張中彥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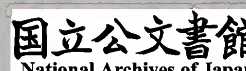
完顏閻山為吏部尚書廷議選戶部官往往舉聚斂苛刻以應

詔閻山曰民勞至矣復用此輩將何以堪識者稱之金史完顏閻山傳

王維翰權右諫議大夫三司欲稅間架維翰諫不聽金史王維翰傳

阿魯渾薩理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桑哥奏立徵利司理天下逋欠使者相望於道所在囹圄皆滿道路側目無敢言者會地震北京阿魯渾薩理請罷徵利司以塞天變詔下之日百

姓相慶元史阿魯渾薩理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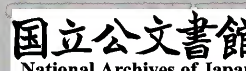
董俊授左副元帥戊子歲朝於行在諸將獻戶口各增數要利
吏請如衆俊曰民實少而欺以數多他日上需求無應必重
斂以承命是我獨利而民日困也元史董俊傳

張晉亨權知東平府事憲宗即位入覲時包銀制行朝議戶賦
銀六兩諸道長吏有輒請試行於民者晉亨面責之曰諸君
職在親民民之利病且不知乎今天顏咫尺知而不言罪也
承命而歸事不克濟罪當何如且五方土產各異隨其產爲
賦則民便而易足必責輸銀雖破民之產有不能辦者大臣
以聞明日召見其言以對帝是之乃得蠲戶額三之一仍
聽民輸他物遂爲定制元史張晉亨傳

李稷爲戶部尙書廷議以中原租稅不實將履畝起稅稷詣都
堂言曰方今祇寇竊發民庶流亾此政一行是驅民爲盜也
相臣是之元史李稷傳

除弊

高柔爲廷尉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
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爲務儉用爲資
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
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爲之饑一婦不織或爲之寒中間
已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旣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
殘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榮



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
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
將無以待之淮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
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預矣

魏志高柔傳

沈懷文為侍中西陽王子尚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為
患徧天下懷文言之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故卜式明不雨
之由宏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頓止為難者故宜量

加減省不聽

宋書沈懷文傳

蘇孝慈領太子左衛率判工部戶部二尚書進位大將軍轉工
部尚書先是以百寮供費不給臺省府寺咸置解錢收息取

給孝慈以為官與百姓爭利非興化之道表請公卿已下給

職田各有差上並納焉

北史蘇孝慈傳

韋處厚遷中書舍人張平叔以言利得幸於帝建言官自鬻鹽
籠天下之財宰相不能詰下羣臣議處厚發十難誚其迂謬

平叔愧縮遂寢

新唐書韋處厚傳

李穀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先是禁牛革法甚峻犯者抵
死穀乃校每歲用革之數凡田十頃歲出一革餘聽民私用

宋史李穀傳

王醜為三司鹽鐵副使時龍圖閣待制馬季良方用事建言京
師賈人常以賤價居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之季良挾章

輔國門

獻嫺家衆莫敢逆其意醜獨不可曰與民競利豈國體耶宋史

王醜傳

張方平判尚書都省知陳州王安石行新法方平陛辭極論其

害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兵猶火也弗戢必自

焚若新法卒行必有覆舟自焚之禍帝憮然宋史張方平傳

移刺子敬遷右諫議大夫子敬言山後禁獵地太廣有妨百姓

耕墾上用其言遂以四外獵地與民金史移刺子敬傳

黃久約授左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時以貧富不均或欲令富

民分貸貧者下有司議久約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貧富不

均亦理之常若從或者言適足以斂怨非損有餘補不足之

道金史黃久約傳

趙孟頫授兵部郎中兵部總天下諸驛時使客飲食之費幾十

倍於前吏無以供給強取於民不勝其擾遂請於中書增鈔

給之元史趙孟頫傳

崔彧遷御史中丞言大都民食唯仰客糴頃緣官括商船載遞

諸物致販鬻者少米價翔踴臣等議勿令有司括船爲便從

之元史崔彧傳

除害

劉祐轉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

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

八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救出後漢書劉祐傳

薛登本名謙光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

百姓店肆州縣不能理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

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遂與殿中慕容珣奏

彈之反為太平公主所構出為岐州刺史惠範既誅遷太子

賓客舊唐書薛登傳

姚合轉給事中奉先馮翊二縣民訴牛羊使奪其田詔美原主

簿朱儔覆按猥以田歸使合劾發其私以地還民新唐書姚崇傳

李朝隱屈遷長安合成安公主奪民園不酬直朝隱取主奴杖

之由是權豪斂伏新唐書李朝隱傳

李栖筠進工部侍郎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

取磴利且百所奪農用十七栖筠請皆徹毀歲得租二百萬

民賴其入新唐書李栖筠傳

畢士安權知開封府事拜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時近臣有怙

勢強取民間定婚女其家訴於府士安因對奏還之宋史畢士安傳

翟汝文遷給事中內侍梁師成強市百姓墓田廣其園圃汝文

言於上師成諷宰相黜汝文出守宣州宋史翟汝文傳

丞相襄拜右丞相章宗初即政議罷僧道奴婢太尉克寧奏曰

此蓋成俗日久若遽更之於人情不安陛下如惡其數多宜

嚴立格法以防濫度則自少矣襄曰出家之人安用僕隸乞

不問從初如何所得悉放為良若寺觀物力元係奴婢之數推定者並合除免詔從襄言由是二稅戶多為良者

金史內族襄傳

李晏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御史中丞初錦州龍宮寺遼主撥賜戶民俾輸稅于寺歲久皆以為奴有欲訴者害之島中晏乃具奏在律僧不殺生況人命乎遼以良民為二稅戶此不道之甚也今幸遇聖朝乞盡釋為良世宗納其言於是獲免者六百餘人故同判大睦親府事謀行家有民質券積其息不能償因沒為奴屢訴有司不能直至是投匭自言事下御史臺晏檢摺案狀得其情遂奏免之

金史李晏傳

施惠

歸賜遷右司都事京師苦寒有丐訴丞相馬前丞相索皮服予之仍覈在官所藏皮服之數悉給貧民賜曰宰相當以廣濟天下為心皮服能幾何而欲給之邪莫若錄寒饑者稍賑之耳丞相悟而止

元史歸賜傳

救災

張奮為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迺上表曰比年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陽氣垂盡歲月迫促夫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款心願對中常侍疏奏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

陽令陳歆即大雨三日

後漢書張純傳

姚崇遷紫微令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詩云秉彼蠹賊付昇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蟻以及蠹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蝗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謂之曰聰偽主德不勝祆今祆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

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議者喧譁帝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奏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且河南河北家無宿藏一不獲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黃門監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蟲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諉公也蝗害訖息

新唐書姚崇傳

段思恭漢祖建國授左補闕隱帝時蝗詔徧祈山川思恭上言
赦過宥罪議獄緩刑苟獄訟平允則災害不生望令諸州速
決重刑無致淹濫必召和氣從之

宋史段
思恭傳

王禹偁拜左司諫知制誥京城旱禹偁疏云一穀不收謂之饑
五穀不收謂之饑饉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饑則盡無祿廩
食而已今旱雲未霑宿麥未茁既無積蓄民饑可憂望下詔
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關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奉料非宿
衛軍士邊庭將帥悉第減之上答天譴下厭人心俟雨足復
故臣朝行中家最貧奉最薄亦願首減奉以贖耗蠹之咎外
則停歲市之物內則罷工巧之伎近城掘土侵冢墓者瘞之

外州配隸之衆非贓盜者釋之然後以古者猛虎渡河飛蝗
越境之事戒敕州縣官吏其餘軍民刑政之弊非臣所知者
望委宰臣裁議頒行但感人心必召和氣

宋史王
禹偁傳

許奕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夏旱詔求言奕言當以實意行實政
活民於死不可責償于禱祠之間而已也蝗至都城然後下
禮寺講醮祭孰非王土顧及境而懼偶不至輦下則終不以
爲災乎

宋史許
奕傳

楊雲翼爲禮部尚書兼侍讀哀宗以河南旱詔遣官理冤獄而
不及陝西雲翼言天地人通爲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
爲之不寧豈可專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哉朝廷是之

金史
楊雲

翼傳

鄭子聃改侍御史京畿旱詔子聃決囚遂澍兩人以比顏真卿

金史鄭子聃傳

拜住拜中書左丞相延祐間朔漠大風雪羊馬駝畜盡死人民

流散以子女鬻人爲奴婢拜住以興王根本之地其民宜加

賑卹請立宗仁衛總之命縣官贖置衛中以遂生養

元史拜住傳

趙孟頫遷集賢直學士是歲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

人死傷數十萬帝深憂之時駐蹕龍虎臺遣阿剌渾撒里馳

還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先是桑哥遣忻都及王

濟等理筭天下錢糧已徵入數百萬未徵者尙數千萬害民

特甚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皆莫敢

沮其事孟頫與阿剌渾撒里甚善勸令奏帝赦天下盡與蠲

除庶幾天變可弭阿剌渾撒里入奏如孟頫所言帝從之詔

草已具桑哥怒謂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死

亾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

錢糧數千萬歸咎尙書省豈不爲丞相深累耶桑哥悟民始

獲蘇元史趙孟頫傳

救荒

樊準遷御史中丞永平之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準

上疏曰臣聞傳曰飢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春秋穀梁傳曰

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羣神禱而不祠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寔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尙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今可先令太官尙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

計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卽擢準與議郎呂倉竝守光祿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兗州準到部開倉稟食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暮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

後漢書 樊宏傳

梁商爲大將軍每有飢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與貧餒不宣已

惠

後漢書 梁統傳

沈曇慶位尙書左丞時歲有水旱曇慶議令常平倉以救人急

文帝納其言而事不行

南史沈 懷文傳

長孫平隋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尙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

百姓不給奏令人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帝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行北史長孫

嵩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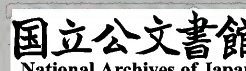
戴胄轉尚書右丞遷左丞先是每歲水旱皆以正倉出給無倉之處就食他州百姓多致饑乏胄上言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誠今喪亂已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卽出給纔供當年若有災凶將何賑卹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為社倉終文皇代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自王公已下爰及眾庶計所墾田稼穡

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

此稅各納所在立為義倉太宗從其議舊唐書戴胄傳

李絳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歲儉民荐飢有御史使還奏不為災帝以語絳答曰方隅皆陛下大臣奏孰不實而御史苟悅陛下耳凡君人者當任大臣無使小臣得以間願出其名顯責之新唐書李絳傳

劉思立高宗時為名御史于時河南北大旱詔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贍思立建言蠶務未畢而遣使撫巡所至不能無勞餞又賑給須立簿最稽出入往返停滯妨廢且廣若無驛處馬須豫集以一馬勞數家今農事待雨興作輟日役破



十一 歲計本欲安存更煩擾之望且貴州縣給貸須秋遣使便詔
聽罷謚等行

新唐書
劉憲傳

鄭驥爲三司度支判官言京西旱舊禁粟無出國門可且勿禁

宋史鄭
驥傳

吳及擢右正言管勾登聞檢院及言春秋有告糴陛下恩施動
植視人如傷然州郡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饑
則鄰路爲之閉糴一郡饑則鄰郡爲之閉糴夫二千石以上
所宜同國休戚而坐視流離豈聖朝子育兆民之意哉遂詔
鄰州鄰路災傷而輒閉糴論以違制律

宋史吳
及傳

杜衍爲御史中丞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官以法平

之則農有餘利矣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
出冀其翔躩以圖厚利而困吾民也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
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充則禁爭
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爲名而假借者州
郡闕母錢願出官帑助之否則勸課之官家至日見亦奚益

於事哉

宋史杜
衍傳

范仲淹爲右司諫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
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仲淹
安撫江淮所至開倉振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

東丁口鹽錢

宋史范
仲淹傳

錢暄進少府監權鹽鐵副使暄鈞考諸路逋租兩浙轉運使負課當坐暄上言浙部仍歲饑故租賦不登籍今使者獲罪必亟斂於民民不堪矣神宗即詔釋之

宋史錢惟演傳

司馬康為著作佐郎兼侍講上疏言比年以來旱暵為虐民多艱食若復一不稔則公私困竭盜賊可乘自古聖賢之君非無水旱惟有以待之則不為甚害願及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於官今冬來春令流民就食俟鄉里豐穰乃還本土凡為國者一絲一毫皆當愛惜惟於濟民則不宜吝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為天下大本則天下幸甚

宋史司馬光傳

范祖禹遷給事中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振救

諫官謂訴災者為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少施懲譴恐後無復敢言者矣

宋史范鎮傳

王巖叟遷侍御史諸路水災朝廷行振貸戶部限以災傷過七分民戶降四等始許之巖叟言中戶以上蓋亦艱食乞母問分數等級皆得貸庶幾王澤無間以召至和矣

宋史王巖叟傳

鄭雍徙右諫議大夫吳中大饑方議振恤以民習欺誕敕本部料檢家至戶到雍言此令一布吏專料民而不救災民皆死於飢今富有四海奈何謹主撮之濫而輕比屋之死乎哲宗

悟追止之 宋史鄭雍傳

黃廉為監察御史裏行建言比年水旱民蒙支貸倚閣之恩今幸歲豐有司悉當舉催久饑初稔累給併償是使民遇豐年而思歉歲也請令諸道以漸督取之 宋史黃廉傳

賈易為侍御史蘇軾守杭訴浙西災潦甚苦易率其僚楊畏安鼎論軾姑息邀譽眩惑朝聽乞加考實詔下給事中范祖禹封還之以謂正宜闊略不問以活百姓 宋史賈易傳

王淮拜左丞相鎮江饑民彊借菽粟執政請痛懲之淮曰令甲饑民罪不至死 宋史王淮傳

紇石烈良弼拜左丞相上問宰臣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

之旱而民不病飢今一二歲不登而人民乏食何也良弼對曰古者地廣人淳崇尚節儉而又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饑饉之患也今地狹民衆又多棄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衆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上深然之於是命有司懲戒荒縱不務生業者 金史紇石烈良弼傳

侯摯拜尚書右丞河北大飢摯上言曰今河朔饑甚人至相食觀滄等州斗米銀十餘兩殍殣相屬伏見沿河上下許販粟北渡然每石官糴其八彼商人非有濟物之心也所以涉河往來者特利其厚息而已利既無有誰復為之是雖有濟物之名而實無所渡之物其與不渡何異昔春秋列國各列疆

界然晉饑則秦輸之粟及秦饑晉閉之糴千古譏之況今天
下一家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而遭罹兵革尤為可哀其忍
坐視其死而不救歟人心惟危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而
起也願止其糴縱民輸販為便詔尚書省行之

金史侯摯傳

鐵哥進資善大夫司農桓州飢民鬻子女以為食鐵哥奏以官
帑贖之拜中書平章政事平灤大水鐵哥奏曰散財聚民古
之道也今平灤水災不加賑恤民不聊生矣從之從幸晉山
饑民相望鐵哥輒發廩賑之既乃陳疏自劾帝稱善不已

元史

鐵哥傳

夾谷之奇為吏部郎中歲大旱有司議平穀價以遏騰涌之患

之奇言莫若省經費輟土木之役庶足召和氣弭災變而有

豐稔之期

元史夾谷之奇傳

敬儼為右司郎中旱蝗為災民多因饑為盜有司捕治論以真
犯獄既上朝議互有從違儼曰民饑而盜迫於不得已非故
為也且死者不可復生宜在所矜貸用是得減死者甚眾

元史

敬儼傳

謝讓遷戶部員外郎時東勝雲豐等州民飢乞糴鄰郡憲司懼
其販鬻為利閉其糴事聞于朝讓設法立禁閉糴者有罪三
州之民賴以全活者甚眾

元史謝讓傳

許有壬為中書左司員外郎京畿饑有壬請振之同列讓曰子

言固善其如虧國何有壬曰不然民本也不虧民顧豈虧國邪卒白於丞相發糧四十萬斛濟之民賴以活者甚衆元史許有

壬傳

理財

戒營求

李絳授翰林學士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輦取其貲絳與裴均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遏亂略惠綏困窮者願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

可新唐書李絳傳

孫祖德遷天章閣待制時三司判官許申因宦官閣文應獻計

以藥化鐵成銅可鑄錢裨國用祖德言偽銅法所禁而官自

為是教民欺也固爭之宋史孫祖德傳

陳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鑛將召冶工即禁中鍛之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為有識所窺宋史陳俊卿傳

戒進奉

崔羣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憲宗急於盪寇頗獎聚斂之臣故藩府由是希旨往往拮拾目為進奉處州刺史苗稷進羨餘錢七千貫羣議以為違詔受之則失信於天下

請却賜本州代貧下租稅時論美之舊唐書崔羣傳

裴耀卿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置河陰集

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絲盟津沂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或曰以此緡納於上足以明功答曰是謂以國財求寵其可乎敕吏為和市費

新唐書裴耀卿傳

李絳授翰林學士知制誥襄陽裴均違詔書獻銀壺甕數百具絳請歸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奏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哉答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嗇用度易羨餘以為獻臣乃為陛下謹出納烏有羨贏哉若以為獻是徙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瞿然悟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播為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它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祿稟

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

新唐書李絳傳

盧坦遷中丞初諸道長吏罷還者取本道錢為進奉帝因敕令一切禁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觀察使閻濟美格詔輸獻坦劾奏晟濟美白衣待罪帝諭坦曰二人所獻皆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信坦曰所以布大信者赦令也今二臣違詔陛下柰何以小信失大信乎帝曰朕既受之柰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帝納之

新唐書盧坦傳

歸融拜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周仁以南方屢火取羨錢億萬進京師融劾奏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周仁陳小利假異端公違詔書徇私希恩恐海內效之因緣漁刻生

人受弊罪始周仁請重責還所進代貧民租入詔不從置錢

河陰院以虞水旱新唐書歸崇敬傳

鄭珣瑜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實為京兆尹剝下

務進奉珣瑜顯詰曰留府緡帛入有素餘者應內度支今進

奉乃出何色邪具以對實方幸依違以免新唐書鄭珣瑜傳

崔羣遷右補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緡助

營開業佛祠羣以為無名之獻不當受有詔却之新唐書崔羣傳

錢徽遷中書舍人加承旨憲宗是時內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

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

銀臺門新唐書錢徽傳

盧秉進制置發運副使先是發運使多獻餘羨以希恩寵秉言

職在董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安得羨今稱羨者率正數也

請自是罷獻獨以七十萬緡償三司逋宋史盧革傳

沈作賓除寶謨閣學士江西安撫兼知隆興府在郡擲錢二十

餘萬緡僚屬請獻諸朝作賓謂平生未嘗獻羨以半歸帥司

犒師半隸本府宋史沈作賓傳

耶律楚材太宗即位條便宜事言貢獻禮物為害非輕深宜禁

斷帝不允曰彼自願饋獻者聽之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由於

此元史耶律楚材傳

戒積聚

李燮遷河南尹時既以貨賂為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以實西

園燮上書陳諫辭義深切帝乃止

後漢書李固傳

陸贄德宗立召為翰林學士後涇師急燮從狩奉天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為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天子私有之蕩心侈欲亦終以餌寇今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羣下有所缺望請悉出以賜有功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瓊怪纖麗無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

帝悟即撤其署

新唐書陸贄傳

戒用度

陳恕遷禮部侍郎真宗即位加戶部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

久不進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

心臣是以不敢進真宗嘉之

宋史陳恕傳

程琳改三司使出納尤謹禁中有所取輒奏罷之內侍言琳專

琳曰三司財賦皆朝廷有也臣為陛下惜於臣何有帝然之

宋史程琳傳

禿堅不花加金紫光祿大夫帖失王廷顯皆同官也帝賜帖失

海船禿堅不花曰此軍國之所資上不宜賜下不宜受帝賜

廷顯玉帶廷顯欲取太官羊錢一萬五千緡充其價又執不可於是怨之者衆元史賈昔刺傳

蓋苗拜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大臣欲以鈔萬貫與角觝者苗曰諸處告飢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元史蓋苗傳

興化

重典籍

楊終受業習春秋拜校書郎終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

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貫出乃得

與於白虎觀焉後漢書楊終傳

蔡邕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

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後漢書蔡邕傳

王允為司徒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祕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

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後漢書王允傳

袁渙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渙言於太祖曰今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以為可大收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太

祖善其言魏志袁渙傳

裴頠遷侍中時天下暫寧頠奏修國學刻石寫經晉書裴秀傳

任昉轉御史中丞秘書監領前軍將軍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梁書任昉傳

王泰遷祕書丞齊永元末後宮火延燒祕書圖書散亂殆盡泰為丞表校定繕寫高祖從之梁書王泰傳

文化甲子

